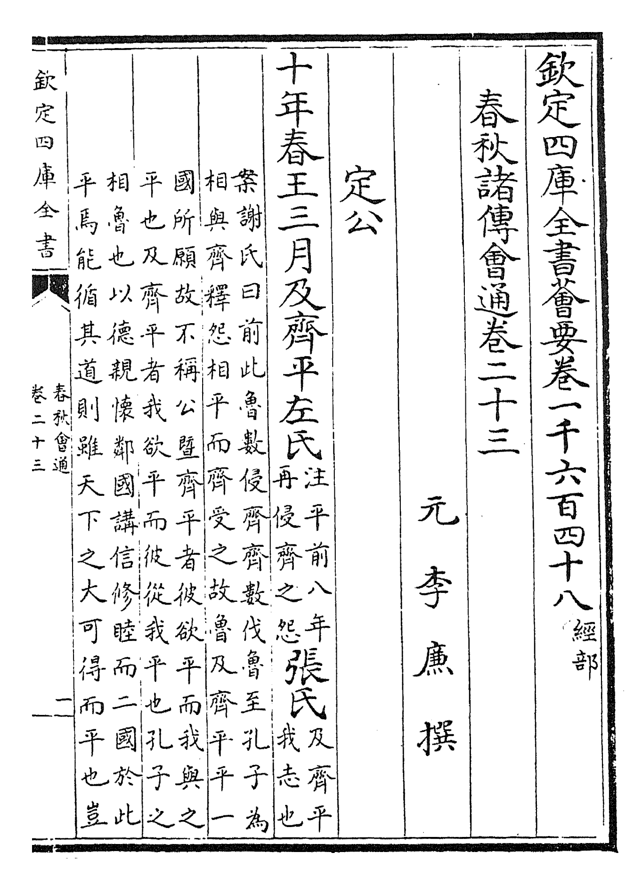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四十八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三

元 李廉 撰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左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張氏及齊平我志也

案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

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
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説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
非聖人之意胡氏説見
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公穀作頰谷魯地

左氏公會齊侯
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
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

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注陽虎九年以此田奔齊要盟不潔故略不書

穀梁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胡氏 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子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若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案胡氏之說參用左氏穀梁及史記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氏

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

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 張氏 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案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又案十三年杜氏注此年衛貢五百家於趙鞅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杜曰三邑皆汶陽田何休以為四邑 左氏 注魯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公羊 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

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所引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

胡氏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

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陳氏

未有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者也鄆讙龜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鄟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案胡氏又曰鄆讙龜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餘見來歸祊下○又案孔子是年為大司

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下郈字公作費誤也

左氏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

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注致其名簿也

胡氏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

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大公作世左氏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注子梁樂祁也右師大心也子明樂祁之子溷也樂氏戴公族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氏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地宋景

公弟辰之兄也

案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䰠故而失二弟何邪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公作

案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左氏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注謝致郈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公穀暨下有宋字左氏注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怨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怨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牵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公羊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出也穀梁注辰為佗所強故曰暨胡氏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而

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凡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張氏

劉氏曰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

案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為仲佗石彄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彄為辰所脅以左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彄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彄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主公穀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氏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向魋故也注蕭宋邑公羊注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世心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穀梁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疏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而曰未失何也宋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出奔故著曁以表強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胡氏出奔陳則稱曁入于蕭以叛則

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鄭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案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為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為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彄下及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左氏始叛晉也注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還叔弓曾

孫

案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左氏公孟彄伐曹克郊

案彄伐曹二又見明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 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注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

穀梁 墮猶取也注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

胡氏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陳氏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為三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參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案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

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别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案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鋭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公羊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公作晉侯誤也黄齊地左氏注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注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國興動大衆故

公羊 注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

穀梁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注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胡氏 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

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中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

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榮朱子語録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卻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

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别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存為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歛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案如公穀説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説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奸亂則誅少正卯而

隳三都及成不隳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案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隳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為十二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衛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垂葭公作瑕

左氏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注二君將使師伐河內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左氏注書不時也張氏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築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隳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左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氏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

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注午鞅族子稷午子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叛直叛也 **胡氏** 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簒弑之階堅冰之漸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寅下有及字 **左氏**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汪皐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寅襄子曼多范昭子士吉射

胡氏

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咸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

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貸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左氏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胡氏

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蘇氏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

釋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猶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陳氏

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詞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詞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案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

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即以兵也此說大傷敎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闕　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添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胡氏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輙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

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案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啖子曰稱國以弑目大臣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穀皆作晉趙陽

左氏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臣可以免戌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注夫人南子也

胡氏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

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牄

左氏頓子牂欲事晉背楚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氏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檇公作醉吴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今為秀州治所

左氏吴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敢自到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注句踐允常之子

胡氏書敗者詐戰也定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黄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立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牽公作堅衛地

左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張氏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而出會致公

者以其助不衷而危之也

槃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定衛難也此亦一說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曹地左氏范氏故也謀救范氏注張氏許氏曰齊宋魯衛崇奬亂臣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槃謝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疑謝氏說是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左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公羊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注禮

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穀梁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祭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宗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奈何孔子已為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是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

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案周禮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注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

公羊 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

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大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

胡氏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張氏

臨江劉氏曰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子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如可羞乎盖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懟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序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宗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宗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

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其有其事者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姫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辠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案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説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姫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左氏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案宋華元之族皆以明年自蕭奔鄭事見罕達伐宋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左氏 注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公羊 注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邾婁子會公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 穀梁 注會公于比蒲 陳氏 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春秋書蒐止此詳見昭八年〇又案公及齊過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

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左氏

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纂謝氏曰方墮費郈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纂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未詳何曰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貶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其迂謬不可取

附錄左氏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注為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

案邾子來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注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注漫者遍食其身穀梁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滅之者獨有罪也

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 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案此以牛死改卜而至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 高寢非正也

案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謹於正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 左氏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注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

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案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辛至十三年罕達取于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遽蒢）左氏（次于遽挐謀救宋注不果救故書次）張氏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成於救也

案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時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左氏注諸侯奔喪非禮公羊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穀作弋氏左氏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槃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著其失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左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

古吳字

案此條詳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左氏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氏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案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之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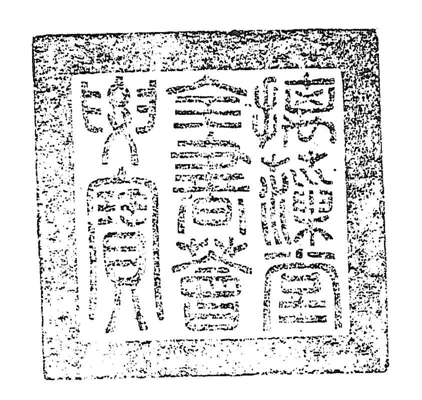
冬城漆左氏書不時告也注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漆邾庶其邑

張氏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謀國如此不終宜哉

寀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月以著定公尊奬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頼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

王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政歸強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莒父城漆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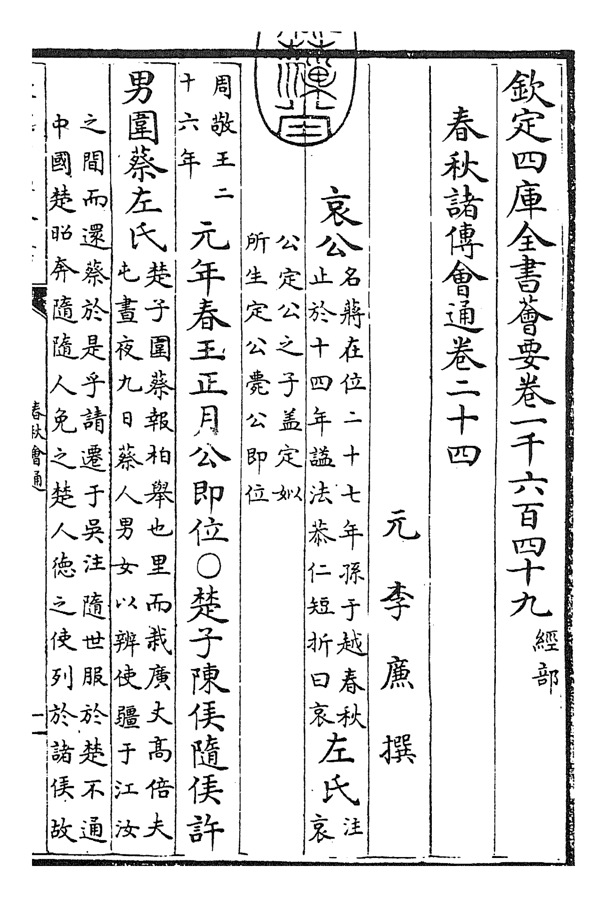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四

元 李廉 撰

哀公

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孫于越春秋止於十四年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左氏 哀公定公之子蓋定姒所生定公薨公即位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注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

得見經鄭已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胡氏 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張氏 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案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郊牛下有角字 穀梁 此該

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注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于此備說郊之變胡氏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强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冡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

書於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詳見僖三十一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狄師賤故不書

陳氏 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師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張氏 許氏曰伯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案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絶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許氏得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録左氏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案夫椒之戰左氏以為不告故不書胡氏以為常事故不書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以為若為復讎舉事則當書公以大之今乃沒而不書毋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讎不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所不及猶且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說其甘言而許之平陷於其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不孝者尚何復讎為縈之有春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句繹邾地

左氏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注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胡氏 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葢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張氏 師氏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强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案此條胡氏得之公穀意皆同獨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濫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氏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案滕來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氏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書世子明正也齊景公廢陽生陽生還國書篡蒯聵稱世子則靈公未命輒審矣從王父之言傳似失之胡氏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

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陳氏 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

張氏 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

為無辠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案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在戚城南公作栗

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戰衛大子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公孫尨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以獻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工也注傳言簡子不讓

案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專晉於列國也况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左氏吴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注蔡元年請遷于吴今殺駟以說吴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州來吴所滅也

蔡雖請遷于吴而中悔吴人納聘而師畢入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吴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吴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今蔡介于吴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吴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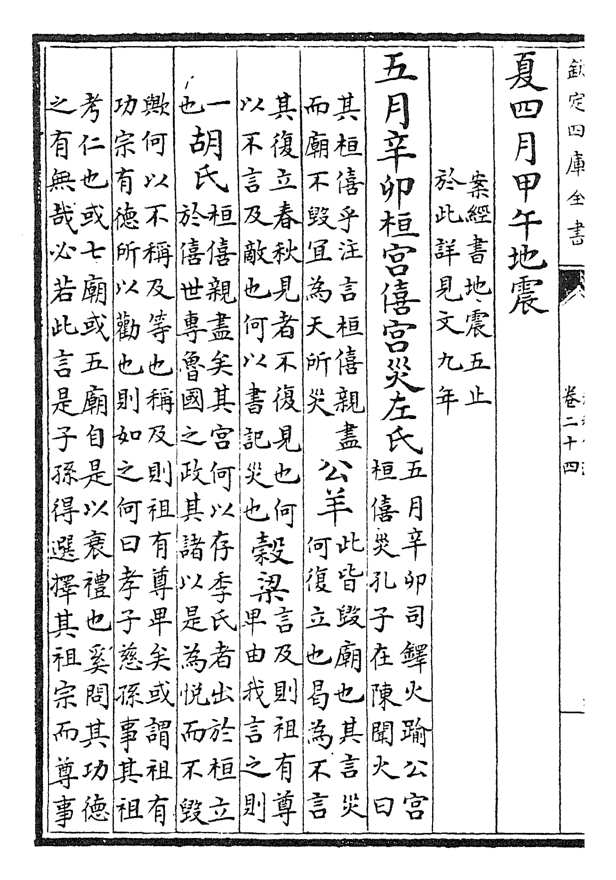
案春秋書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氏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注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師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公羊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

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

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也張氏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案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類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於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案公羊以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聵不為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皆所以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三事相類然蒯聵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案經書地震五止於此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毁宜為天所災公羊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胡氏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毁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哉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

之矣豈理也哉

案胡氏言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之說本劉氏極為得之呂氏以為季氏出自桓公故不毀僖公當時號為賢君故亦不毀亦是公羊以為復者非也其胡氏不取祖功宗德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穀不言及說見雉門下○又案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避漢景諱也

左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張氏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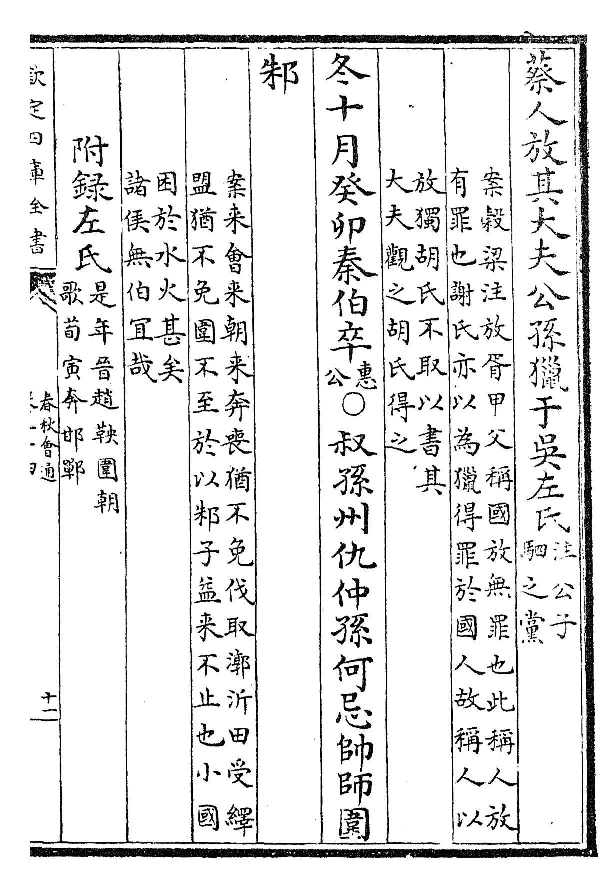
宋樂髡帥師伐曹

案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桓子卒康子肥立

左氏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案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左氏注公子駟之黨

案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為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案来會来朝来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来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録左氏是年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殺作弒二月作三月

左氏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鍇執弓以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注承音懲蓋楚言盱即霍也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

公羊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何賤乎賤者也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注直稱盜不在人倫上下之序也不以弒道道若鄭伯髡原書卒也

胡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詛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

此而或者以翩非徼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案弑君稱弑者積漸之名也今蔡昭不君人心已離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亡矣張氏說是○案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狡焉思逞不以禮義為主而徼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張氏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以執邾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案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争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鄫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左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注少習商縣武關也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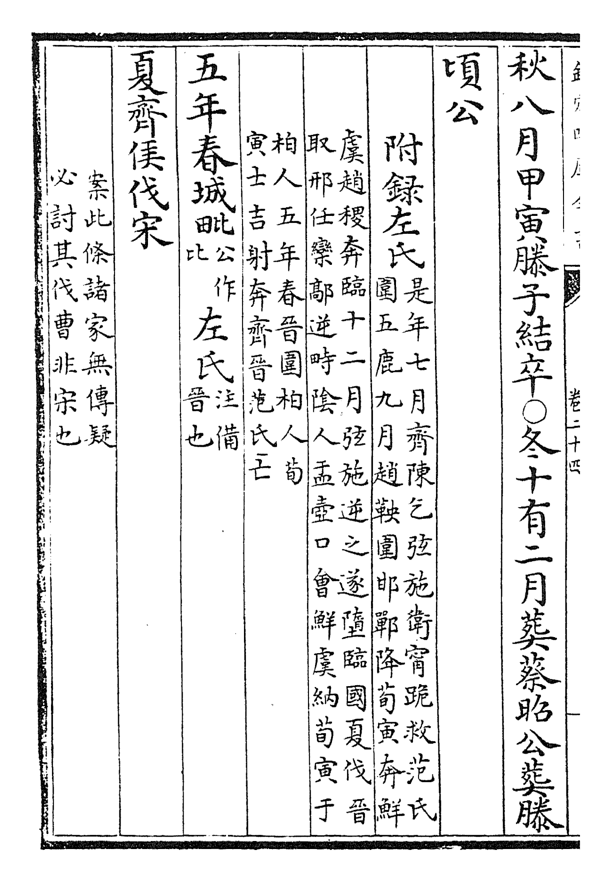
公羊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氏 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案春秋書執止此

城西郛 左氏 注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公羊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案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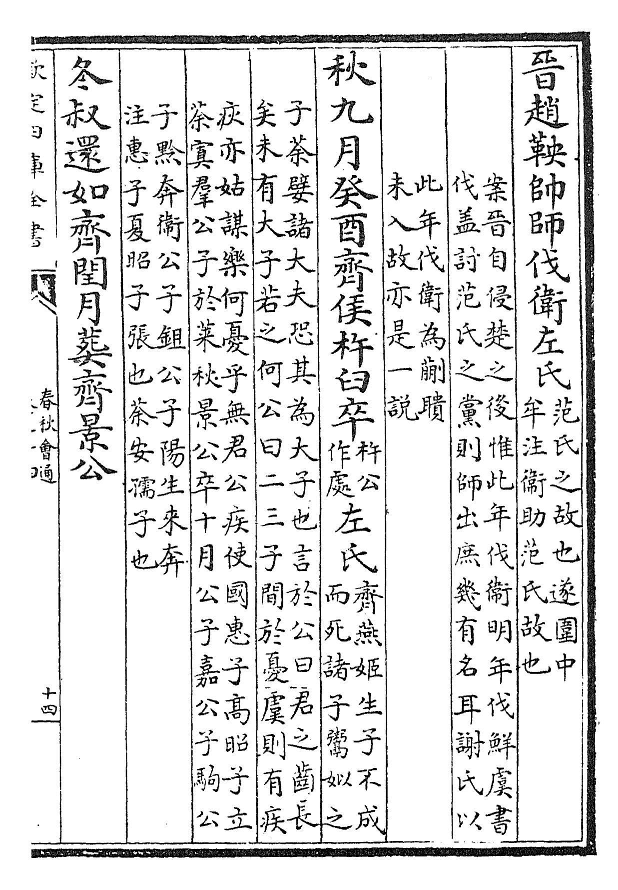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附録左氏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 公作比 左氏 注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案此條諸家無傳疑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注衛助范氏故也

案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書伐盖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此年伐衛為蒯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左氏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注惠子夏昭子張也荼安孺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案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説公亦説之矣而卒不能用卒致身死之後子死國亂曽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曽無遠慮者之戒歟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作葭○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左氏注備晋也

張氏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晋諸侯方爭是以髙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隠虞至矣雖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来歳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案書城止此此條公羊以為取邾邑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氏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至是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張氏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氏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

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来奔注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

陳氏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来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

張氏

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書名以皐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强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案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一公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黄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

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卒惠王章立　左氏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案左氏載楚昭有死雠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案楚子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作舍　左氏陳僖子使召公

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

公羊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盖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不舉陽生弑者諼成於乞也

穀梁荼不正則其曰君何

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胡氏　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絶於先君豈得復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者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欲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

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訣終被弒君之罪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陳氏衛侯入甯喜弒則喜為衛侯弒也陽生入陳乞弒則乞為陽生弒也

案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説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張氏案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啓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案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左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

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何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張氏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案下文左傳則此會有盟不書諱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氏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

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羊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来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来者有外魯之辭焉

胡氏 春秋隱君之惡故滅

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案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魯伐邾止此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氏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

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陳氏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宗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胡氏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因訪政

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鑑矣

案胡氏不書滅之說本蘇氏得之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能救也案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諱則其說非矣○案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强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

矣興滅國繼絶世脩廢官舉逸民蓋常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此説甚好只於不書滅之義亦不明

吳伐我左氏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吳人盟而還注道險由險道也王犯吳大夫不書盟恥也

胡氏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爰婁而春

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强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案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邇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為特筆蓋曲在我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其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若公羊注以為諱圍者非是○案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

左氏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　穀梁惡內也注邾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　注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邾子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

案此條書法與取濟西田同程氏胡氏謝氏皆主公穀其左氏為季姬之説諸家不從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公羊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

過歸之跡據秦獲晉侯後歸之不書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

闡

左氏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注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公羊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濟西書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讙僤實絕于我也

穀梁注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胡氏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争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張氏程子曰不云我田既

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案此條不書我程子得之其說與前條親愛遺惠之意相發明下書來者彼此悔過非若夾谷之心悅誠服也其左氏季姬嬖及公羊注疏未絶已絶之義皆無據不可取○案書田邑止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乃止注賸即罕達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張氏 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忘取

人之師甚其謫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案胡氏例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覲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左氏陳即吳故也

案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强是從而已昭王之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左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附録左氏是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来儆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来奔左氏邾隱公来奔齊甥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氏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注以疾赴胡氏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故不書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

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張氏 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 晉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案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盖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附録左氏是年秋吳子使來復儆師將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案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氏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争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注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公羊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

以備中國故不進　胡氏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札來聘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陳氏但書吳不以救陳録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所甚懼也書吳而已詎不在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氏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胡氏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郲子齊之甥魯嘗入郲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郲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

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 張氏
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戒之義大矣

劉氏曰不言四
鄙者受之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左氏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張氏 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
附上以剋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

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
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將戰齊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注公與伐而不與戰公羊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案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吴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茍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强吴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觧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謝氏之説是矣何

氏以為不予夷狄主中國者恐非也春
秋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左氏

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注疾即齊也遺疾弟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録左氏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聞之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盖三千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左氏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用田賦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穀

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注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

陳氏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

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内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

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案田賦之説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内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别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

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為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又案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胡氏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槖皐 在淮南吳地 左氏 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注尋鄖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廣陵吳地 左氏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而懼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或者難以霸乎嚭說乃舍衛侯注衛君輒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氏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案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左氏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注是歲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月九月初尚溫故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左氏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晉地 左氏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疇無餘謳陽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獲疇無餘謳陽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注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使承而書之平公不書尊之不與會盟不書恥之故不錄 公羊 吳何

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疏首戴言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吳强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吳人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詞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也兩伯者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詞先晉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也重吳者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詞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與齊桓會貫舉遠明近此但舉大以明小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為遠夷皆至

之詞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吳人也

穀梁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胡氏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强而抑其横也定公以来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盖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

附録

外傳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黄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廖我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

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
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
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
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
不式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
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
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
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
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
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辠訊讓
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
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
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
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

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案此會左氏先晉國語先吳許氏曰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夷至黄池之會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要之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為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又案國語載夫差既退于黄池使王孫苟告勞於周周王荅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伯父曰勠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

年以没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觀此則夫差假尊周以自夸大可知矣○又案以自夸大可知至槖皐凡七書會吳至此乃特書吳子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此聖人予人之還善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案哀公十七年楚子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於越入吳

胡氏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附録左氏　吳將伐齊越子帥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國語負將死曰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王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哀十六年越滅吳

秋公至自會

案春秋書公至自會止此

非禮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曼字 公羊此魏曼多也曷為謂之魏多譏二名二名

案公羊說與定六年仲孫忌同其說非是○又案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蠧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蠧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吳楚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强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

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侯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吳吻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絶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吳楚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抑晉伐與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

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
何憂乎齊衛今也强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
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
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
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
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
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
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
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貫禍邯鄲爭貢
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
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無出或索十牢而吳人
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
之衰是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所察天
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
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三十一
年即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左氏注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諸侯代主典法滅絶之象案胡氏說此吴亡之徵也詳見昭十七年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十有二月螽張氏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

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獮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何以書記異也何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公羊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来哉孰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

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疏麟之来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即傳云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傳云孰為来哉是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詞也備者人道浹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凰来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

穀梁 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来歸於王德矣

胡氏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

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滕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工致日星之應召物産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廷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

案詩釋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氏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絶筆獲麟

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而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衛反魯即脩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朱子曰胡安國謂絕筆於獲麟為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其觀之生出一个物事為人所斃多少不好是亦一徵兆也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為文成之瑞亦為道衰之兆矣然孟子一治一亂章以孔子作春秋當世道之一治則何氏范氏之說亦必有所傳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

陸氏亦以獲麟入慶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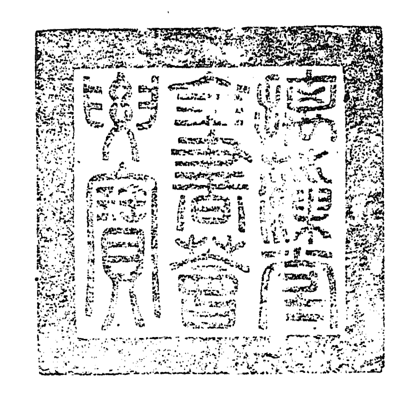
附録終篇之義

公羊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

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穀梁注曰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胡氏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

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吕永安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